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21.02.003

· 哲学研究 ·

# “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哲学探索

许斗斗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哲学应以探索“精神”为己任。哲学意义上的“时代精神”不是某一特定时期简单的大众意识或社会意识,它具有崇高性。胡塞尔主张哲学科学性在于精神构型,以此批判哲学中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黑格尔认为时代精神应具有共同的时代本质或性格;马克思认为时代精神是人民现实世界之问题的时代关切。这些都表明,今天的中国哲学应该去构建能够展现中国实践与中国现实的“中国精神”。

**关键词:** 精神; 时代精神; 胡塞尔; 黑格尔; 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 B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21)02-0021-08

哲学因其研究对象的“模糊性”而受到外界的质疑,也引起界内对自身“科学性”的讨论。哲学如何成为一种科学呢?当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时,胡塞尔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书则是极富启发性的著作,其中的核心观点是:对“精神”的关注是哲学之科学性的本质所在。当然,就哲学关注“精神”的问题而言,黑格尔无愧为最重要的哲学家,马克思也有关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经典阐述。这些表明,倘若哲学忽略对“精神”的探究,势必模糊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弃自己的时代职责,丧失自己的科学地位。国内哲学界对“精神”的探讨并不多见,且经常与“意识”相混淆,以致某种程度上造成对马克思“精神生产”的狭隘化理解。

## 一、哲学的时代困惑——不确定性

胡塞尔认为,当今哲学陷入一种整体的时代性困惑,即由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所招致的自身研究对象之不确定性的困惑。因此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书中,胡塞尔首先批判了自然主义“科学”观,即似乎只有自然科学的实证经验、材料和方法才是科学。他以心理学为例,认为由于心理学的自然主义倾向,“由于它极为热情地仿效自然科学并将实验进程看作是主要任务”,所以,当心理学在进行艰苦的物理实验时,它却忽略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究,即“可以通过何种方法来使那些本质上已进入到心理学判断之中的概念摆脱其混乱的状态,达到明晰的和客观有效状态”。“它疏忽了对此问题的考虑:心理因素在何种程度上不是对一个自然的展示,而是具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是它所特有的本质,它可以在所有心理物理学之前便得到严格的并且完全相适的研究。”<sup>①</sup>在此,胡塞尔试图表明,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心理学,要想成为真正科学,在进行科学研究之前都需要有严

收稿日期: 2021-01-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问题哲学理论前沿与理论创新研究”(18ZDA026)。

作者简介: 许斗斗,男,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① [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7-28页。

格的科学的“概念”才能真正地切入实事本身,把握其“本质”,而不是简单地“展示”实事对象。但是,面对胡塞尔称之为“自然”之存在的实事对象,心理学试图描述的心理存在都只是一种“心理现象”,“所有那些被我们在心理学的最宽泛意义上称作心理现象的东西,自在和自为地看,都只是现象,而不是自然”。<sup>①</sup>因此,胡塞尔认为,必须将心理学建立在现象学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一种科学性,才能成立。“只有当心理学建立在一门系统的现象学上,也就是说,只有当意识的本质构形以及它的内在相关项在系统的联系中得到纯粹直观的研究和确立,只有当各种现象的概念,即那些被经验心理学家在其心理物理判断中用来表述心理本身的概念的科学意义和内涵得到了规范,只有这时,一门关于心理的经验科学,一门真正充分的、与自然相联系的经验心理学才能成立。”<sup>②</sup>可见,从胡塞尔对心理学的自然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得知,现象学是对任何一门科学的“概念”进行科学与规范的把握的前提性科学,它的“概念”是一种“本质概念”,从而能够对各种现象进行“本质直观”,即对它们“在直接的观看中可把握的、并且是全适地可把握的本质。所有那些通过直接的概念来描述现象的陈述都在进行着这种全适的本质把握”。<sup>③</sup>

其次,胡塞尔批判了历史主义思潮。该思潮将自己禁锢在经验的事实领域,容易陷入一种相对主义,因而“它与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非常接近,并且被纠缠到类似的怀疑困难中去”。<sup>④</sup>这种历史主义怀疑论虽然强调“事实真实性”,但它否弃了“原则普遍性”和“客观有效性”。它的极端形式表现为,今天得到证明的理论,明天或许并非如此,一些人所说的可靠规律,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假设或奇想,因此“如果将历史主义坚定地贯彻到底,它就会导向极端怀疑的主观主义。真理、理论、科学的观念会像所有观念一样失去其绝对有效性”<sup>⑤</sup>。也就是说,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历史主义怀疑论必然走向怀疑主义,它对哲学中真理、理论、科学的观念带来危害,使这些观念失去有效性。胡塞尔认为,历史根据只能产生历史结论,而不能对哲学观念产生论证或反驳的影响“正如历史无法对绝对有效性的可能性提出任何重要的反驳一样,它也更不能对一门绝对的,即科学的形而上学以及其他哲学的可能性提出这种反驳。”<sup>⑥</sup>此外,由于只满足于对经验事实的证明而对真理等哲学观念的迷失,怀疑主义会将整个时代导向消极主义,粉碎时代的奋斗理想。胡塞尔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就其使命来看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只是受苦于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正在粉碎着那些以往的、尚未被澄清的理想。而它因此也受苦于哲学的微弱发展和力量,哲学走得还不够远,它还不够科学,因而还不能通过真正的积极主义来克服那种——自称为实证主义的——怀疑的消极主义。”<sup>⑦</sup>

因此,胡塞尔主张,在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笼罩下,哲学的科学性并未展现。时代并未走出精神迷雾,生活之谜也未获得解答。时代之雾是相对主义,生活之谜是消极主义。因此,哲学需要建构“世界观哲学”,这是真正科学的哲学。

## 二、“世界观哲学”的本质

胡塞尔认为,世界观哲学是文化构形,也是一种精神构形,它是在追求一种有效性,是要克服由经验和实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是在寻求一种超历史、超时间的一种观念形态,诸如真理、理论、科学的观念等。“一个观念具有有效性,这将意味着:它是一个事实的精神构成,它被视作有效的并在这种有效性的事实性中规定着思维。”<sup>⑧</sup>这说明,世界观哲学并非简单的是对对象的反映,它是一个共同体和时代的智慧结晶;世界观哲学是建立在概念的清晰化、明白化之上,它的有效性和科

<sup>①②③④⑤⑥⑦⑧</sup> [德]胡塞尔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1、43、35、46、49、51、68、492页。

学性是依赖于“每一个合理的、深透的批判本身都给予了进步的手段，都理想地指明着合理的目的和道路，并因此而指明着一门客观有效的科学”<sup>①</sup>。因此，消除不确定性和怀疑主义是现象学的立意所在，因为现象学对实证性经验之“概念”的“本质直观”及其前提性观念批判是构形真正哲学的科学性基础。“唯有现象学的本质学才能够为一门精神哲学提供论证。”<sup>②</sup>

世界观哲学“它在巨大的体系中为生活和世界的谜提供相对而言最完善的回答，即以最佳可能的方式来解释并令人满意地澄清那些不确定性，那些只能为经验、智慧、单纯的世界和生活观所不完善地加以克服的生活之理论、价值、实践的不确定性”<sup>③</sup>。这就是说，世界观哲学在本质上是对生活和世界之谜的解答，这个“谜”就是要使哲学进入真正的“生活和世界”之中，是要对不确定性的澄清与克服，而不是驻足于经验领域和实证科学，不是沉浸于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不确定性和怀疑主义的表面。胡塞尔在后来的著作中对这个“谜”的解答予以了清晰的表达“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的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sup>④</sup>实证科学不关心人生的意义，而“人生有无意义”也不是单纯的理想问题，而是一个人与周围世界的自由之关系问题，这也就是人该如何真理地存在的问题，即“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还能有什么意义”<sup>⑤</sup>的问题。

世界观哲学是要力图解答这个“谜”，这是它对生活世界所承担的有效性。世界观哲学的这种有效性不是实证科学所能完成的。因为“自然科学并没有在任一点上为我们解开当下现实的谜，解开我们生活、活动、存在于其中的现实之谜”，“用洛采的话来说‘计算世界的进程并不意味着理解世界的进程’”。<sup>⑥</sup>在此，胡塞尔认为，实证科学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世界有所帮助，它只能为我们提供计算的世界，这种计算世界可能成为对世界的“算计”，可能成为人类掠夺世界的开始，并使科学陷入真正的危机。然而，我们所依存的生活世界是需要我们理解和体验；生活世界和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体验才是我们世界观哲学的全部，才是我们人类的存在价值。自然科学或实证科学仅仅是我们理解生活世界的证明“之一”，决不是“唯一”。世界观哲学“它的本质便恰恰在于：它的科学工作是在直接直观的领域中进行；而我们这个时代所迈出的最大一个步伐便是，它认识到，借助于正当意义上的哲学直观，借助于现象学的本质把握，一个无限的工作领域便显露出来，一门科学便显露出来，它不带有任任何间接的符号化和数学化的方法，不带有推理和证明的辅助，但却获得大量最严格的并且对所有进一步的哲学来说决定性的认识”。<sup>⑦</sup>我们暂且不讨论胡塞尔的“哲学直观”和“现象学的本质把握”对进入生活世界的方法论意义，他对实证科学“间接的符号化和数学化的方法”的批判和对困扰时代的怀疑主义的揭示，以及对世界观哲学追求“决定性的认识”，是颇具启发性的。

### 三、哲学的“精神”探求

胡塞尔认为“世界观哲学是文化构形……它们的精神内涵是一个在已有历史状态中特定地被引发的精神内涵。”<sup>⑧</sup>因此，真正的哲学是关于在历史发展中由特定的事件所引发的“精神内涵”的追求与建构，是通过哲学之思想（即概念思维）来建构。精神是哲学的追求、构形及产物。那么，哲学又是如何产生的？胡塞尔认为，世界观哲学“研究的动力必定不是来自各种哲学，而是来自实事与问题”。<sup>⑨</sup>在此蕴含着这样两层含义：一是，这里的“实事”不能等同于经验的“事实”，因为在对自

<sup>①②③④⑦⑧⑨</sup> [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2、53、56、63、70、48、69页。

<sup>④⑤</sup>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6、7页。

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中已经表明,胡塞尔把简单的经验“事实”看作是哲学怀疑主义的产生根源,以它来论证或反驳哲学观念是背谬的,犹如康德说所的“石中取水”。但“实事”又与“事实”有着一定的联系,即世界观哲学并不否定自然科学的成就和历史中的实证材料,它们是哲学观念的思想素材。二是,这里的“问题”则是源自这些实证材料和思想素材中隐藏的危机。“一切现代科学在其作为哲学的分支而被奠定基础的意义方面,以及在它们继续在自身中承担这种意义的方面,正陷入特殊的、令人困惑不解的危机。这种危机不接触到特殊科学在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功,但是却彻底动摇它们整个真理的意义。”<sup>①</sup>以经验事实为根据的现代实证科学尽管在具体研究中取得了成功,但却遗忘了人类的精神、理想和真理追求,这种危机不可能被具体实证科学所自我关注,但是隐藏在现代实证科学的成功中,“实证科学的范围越是延展,哲学的困境也就变得越大”。<sup>②</sup>实证科学对人类解开当下现实的谜是既缺乏问题意识且无能为力。“因此一种普遍的哲学的及其真正方法的真正理想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切历史上的哲学运动的最内在的动力。”<sup>③</sup>哲学动力源自该问题,哲学对精神的思想与追求也源自于此。

世界观哲学的“精神内涵”源自“实事与问题”,这意味着“精神”的核心在于“实事”中的本质“问题”。“不去提问,问题不会自己跑出来;不作研究,研究的领域不会自己展示出来;不进行彻底的理解和领会,就不会发现相关联的东西。”<sup>④</sup>哲学就是在“实事与问题”中追求“精神”,于是,哲学与精神具有天然的关系。对于哲学与精神的这种天然关系,胡塞尔没有专门的阐述,但他是通过哲学所追求的“价值”来呈现“精神”实质的。

世界观哲学由于其超越实证主义的局限,关注超时间的“精神”实质,因而它“关系到特别高的价值层面”<sup>⑤</sup>。胡塞尔认为这种“价值层面”即“世界观哲学的价值以及随之也包括对这种哲学之追求的价值首先是由智慧的价值以及对智慧之追求的价值所决定的”。至于智慧和追求智慧的价值,这是一个涉及“人性观念”及其相对完善的过程,“每一个人都应力求成为一个尽可能精明和全面精明的人格性”,对这一“人格性”的思考就是原初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是实践特性上的德行之人或精明之人,是各个时期人类生活中“可达到的完善的精明之理想的一个本质构成部分”,<sup>⑥</sup>而世界观哲学的“最高价值就是这个智慧和完善的精明之观念本身”<sup>⑦</sup>。换言之,世界观哲学是以构建和追求“人格性”之“观念”为“最高价值”的。通过对古希腊罗马哲学开始的考察与追溯,胡塞尔认为,这种具有根本性的哲学人生存在形式就是“应绝对毫无先入之见地去认识普遍的世界和人”,“这意味着,不仅在人的伦理方面,而且整个人的周围世界、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存在,都需要从自由的理性出发,从一种普遍的哲学观点出发加以重新塑造”。<sup>⑧</sup>这种最高价值的哲学“观念”决不是去确证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到底是什么或怎么样,而是去追求和塑造人生的意义,即自由地塑造人及其与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自在生存的各种可能性关系问题,这才是世界意义及其中人的真理存在的本质意义。在此,胡塞尔将世界观哲学的最高价值问题与人的真理性存在问题本质相联,换言之,人的真理性存在问题就是哲学的最高价值问题,而建立在人的真理性存在之上的价值,其所涉及的“人格性”的普遍“观念”就是胡塞尔的“精神内涵”。

#### 四、哲学与精神的本质关联

黑格尔认为“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举凡一切维系人类生活的,

<sup>①③④⑧</sup>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3、12-13、20、8页。

<sup>②⑤⑥⑦</sup> [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3、55、57、58页。

有价值的，行得通的，都是精神性的。”“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sup>①</sup>在黑格尔那里，“价值”“真理”都是“精神”的表现。哲学就是以对“精神”的认识为职责，也只有哲学才能真正去探索并把握“精神”。

### （一）“精神”的哲学界说

对“精神”的哲学研究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议题。他曾经指出“关于精神的知识是最具体的，因而是最高和最难的。”至于“精神”，他认为，它首先是人的自我认识，是人“自在自为的真实方面，即对于人作为精神的本质自身的知识”。<sup>②</sup>换言之，“精神”不是关于人的特性、激情、弱点等所谓人性知识的认识，而是关注人之本质意义上的东西。其次，“精神的本质从形式上看就是自由”，“精神是自为存在着的、以自己本身为对象的实现了的概念。精神的真理和自由就在于这个在它里面存在着的概念和客观性的统一”。因此，自由是精神的真实体现，是客观性地呈现。但是，“精神的自由之成为现实不是由于逃避他物，而是由于克服他物”。<sup>③</sup>可见，精神层面上的自由不是不依赖于他者而孤立地单子式的呈现，而是否定性地与他者实现同一，从而实现精神的普遍性。最后，“这个普遍性也就是精神的定在”。“精神的可能性直接是无限的绝对的现实性。”<sup>④</sup>精神只有显示自身才能是“定在”的，“现实性”正是精神的这种显示，所以现实性是属于精神的概念。黑格尔把精神的“显示”分为三种方式（或曰三个阶段），其最高的“显示”形式，即“在概念的范围内，显示是把自然创建为它的存在，精神在这种存在里给自己产生出其自由的肯定和真理。”<sup>⑤</sup>换言之，精神最高的显示就是绝对精神展现其自身，精神与其相对应的他物达到绝对统一，他物因其具有精神而成为现实，“惟有精神性的东西才是现实的”<sup>⑥</sup>。因此，现实性的他物成为承载精神的真理性存在。

黑格尔对“精神”的这些界说不是从知识论意义上来阐明什么是精神及其本质，也不是从胡塞尔所反对的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等实证科学的方法上来讨论。“精神”从意识中的形成并在现世中的显示只能在哲学的层面上被揭示、解释与呈现。“精神”来自意识，是自我意识的一种，但它并非一般的意识或自我意识，它是“最高和最难的”现实性和定在，因为它蕴含且趋向“自由”并具有普遍性，而非停留于个别性之中，绝对精神是它的表现。

### （二）“精神”的哲学凝练

当“精神”生成为绝对精神，它就是“一个自在且自为存在着的存在”。它就既有自身的规定性，又能够在他人中显示，它使他物成为现实的和真理的存在，因此，“‘精神’是一个最崇高的概念”。<sup>⑦</sup>“精神现象学”就是关于“精神”生成过程的学说，它就是在展示这个辩证的过程中成为科学的哲学。黑格尔具体阐述了从最初的“感性意识”，经过“返回到自身内”的概念运动，即“否定性事物”的环节，“客观事物”成为精神实体，成为一个“自主体”的精神存在。“存在是一种完全经历了中介活动的东西。它是一种基本内容，就其自身而言，既是自我的财富，也是一种可以称作自主体的东西，亦即概念。在这个意义上，精神现象学终结了。”<sup>⑧</sup>在此，黑格尔具体展示了“精神”的生成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是必然的，每一个环节又都是一个完整的形态，必须被完整和具体地观察。只有在此漫长过程中凝练出的“世界精神”才能“承担起世界历史的庞大工作”<sup>⑨</sup>，使“世界历史”沿着“世界精神”的规定去发展，去显示历史的真理性存在及过程。

“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的科学哲学，是探索“精神”的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哲学与精神具有

①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5、36页。

②③④⑤ [德]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9-20、21、24页。

⑥⑦⑧⑨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16、24、19页。

天然的关系。哲学“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sup>①</sup>。切入时代的脉搏,凝练时代的精神,这是哲学生长的理由与发展的使命。为此,黑格尔继续探讨了哲学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他认为:(1)“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一般地才会有哲学。”<sup>②</sup>这个“某种阶段”是指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的阶段,哲学才可能出现。因为,哲学是一个自由的并与私人利益无关的活动,这种自由的前提首先是摆脱对物质利益的纠缠和满足的迫切感。与生存的物质欲求相比,人们对哲学的需求并非必需的,哲学是一种奢侈品。但是,任何时代的发展又必须有这个时代的哲学,因为“哲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思维和认识”,<sup>③</sup>时代需要精神,时代需要凝练精神,因此哲学又是任何时代的必需品。(2)哲学“它是最盛开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sup>④</sup>。哲学的“花朵”植根于时代中,它是对整个时代之客观环境的整体把握,因而它具有历史性,它是时代精神的本质体现,因而它又具有超历史性,它既是思考和追求的时代精神,又是在思考和追求着时代精神。“哲学也可以说是超出它的时代,即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实质的思维,并将此实质作为它的对象。就哲学是在它的时代之内来说,则这精神就是哲学的特定的内容。”<sup>⑤</sup>(3)作为哲学思考的对象,“时代精神是一个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的本质或性格,它表现它自身在政治里面以及别的活动里面,把这些方面作为它的不同的成分”<sup>⑥</sup>。时代精神是贯穿于各个文化形态中的本质或性格,尽管各个文化形态有着自身特定的特性或形态,具有多样性和偶然性,但在哲学的思想范围中,在哲学看来,它们应该去表现共同而普遍的精神原则,呈现共同的时代本质或性格,即时代精神。在黑格尔看来,不同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形态,但不是所有国家、民族能够拥有精神,因为不是所有国家、民族都拥有哲学。没有哲学就没有精神。哲学是从西方开始的,确切地说,是从希腊开始的。在西方,个体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一种自由的普遍性,因此“自我的自在性、人格性和无限性构成精神的存在。精神的本质就这样……。一个民族之所以存在即在于它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是有普遍性的;自由和普遍性就是一个民族整个伦理生活和其余生活的原则”<sup>⑦</sup>。在此,我们不难看到,黑格尔是把“自由”及其“普遍性”看作“精神”的本质。对这种“精神”的自我意识,是人类文明的开始,也是把握时代精神的开始;认识与研究这种“精神”,是开启了真正的哲学思想。希腊人不仅发现了这种自由与普遍性,并以此建立起基本法则和政治制度,所以这些应自希腊开始。黑格尔并借此而否定了东方哲学的存在。

黑格尔对“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哲学思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他从自我意识到“精神”的把握,勾画出“精神”客观性和普遍性,说明“精神”的“自由”本质因克服自我关涉他人而成为现实性和普遍性,“精神”只有上升成为“绝对精神”才呈现出客观现实性和“定在”,才具有真理性;他从“精神”的客观现实性再演绎出“时代精神”具有贯穿各种文化形态之本质并被多种文化形态所呈现的普遍原则,展现了某一时代的精神整体性。从人的自我意识的多样性到时代精神的整体性,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和过程都充满了辩证法的天才思想。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黑格尔的哲学以特别灵活而富于表现力的辩证方法表达了空前丰富的历史内容,从而形成了关于时代的一种历史意识,而这种意识又造成了这样的信念:当代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意义。辩证法自身揭示了人类意识的转变。”<sup>⑧</sup>正如我们不能否认黑格尔“精神”或“绝对精神”之发展过程的唯心主义本质,我们同样不能否认,他的“精神”向“时代精神”转变也是对现实存在的一种“思想升华”。他以哲学家的思想能力在消除或弥合现实存在与对存在的意识之间的分离,试图达到一种存在与思维

①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页。

②③④⑤⑥⑦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3、53、56、57、56、98页。

⑧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7页。

在思想上的某种和解。辩证法就是这种弥合与和解的唯一方法。“黑格尔对这一过程作了充分而又深刻的表述，其充分与深刻的程度从未被超越。”<sup>①</sup>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依然是一种精神辩证法，这意味着：辩证法及其所呈现的“精神”的发展历程都只是停留在主观意识领域之中，不曾在社会现实中真正地展开过。

## 五、“时代精神”的现实性及当代启示

如果说黑格尔只是关注时代精神之生成过程的辩证法，那么马克思对时代精神的关注则一开始就切入社会现实之中。1842年，年轻的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针对宗教问题的评论，批判了宗教的虚幻性以及当时德国哲学对宗教批判的抽象性，阐述了他对哲学与时代精神的本质看法。他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sup>②</sup>因此，“时代精神的精华”就不仅需要哲学从思维本质的“内部”来切入现实世界，而且需要哲学在“外部”上植根于特定时代的现实世界，在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凝练与升华。这种“时代精神”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这个时代中“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sup>③</sup>的集中体现。因此，哲学是人民的时代体验、洞见与追求等“时代精神”的呈现。然而，什么是哲学所面对的现实世界？什么又是人民的时代体验？哲学又应该呈现什么？马克思认为，哲学应该呈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时代的精神隐藏于时代的问题中，“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sup>④</sup>。而任何真正的问题，必定是时代中的现实问题，它既是人民的时代体验及其所遭遇困境，也是由反动统治阶级对社会发展和大众意志所设定或制造的困难。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反映时代精神状态的准确晴雨表”<sup>⑤</sup>。此处的思想意蕴之一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以自己的哲学方式“反映”着他们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把握，而这恰好成为我们切入时代的一种“晴雨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正是批判了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时代精神”的非现实基础，认为当欧洲哲学开始走出宗教神学而寻求“此岸世界的真理”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只是停留在“对法的批判”和“对政治的批判”，滞留于此的哲学思辨“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的哲学来进行的”。它并未从德国的真实现状出发，其“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sup>⑥</sup>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乃至人的解放需要从市民社会的现实出发，针对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问题，必须纠正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时代错乱”，去构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时代精神，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sup>⑦</sup>。换言之，正是以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作为曾经时代精神的“晴雨表”，才使得马克思在批判中找到真正哲学的“精神武器”，呈现出切入现实以“解放”为主题的时代精神。

因此，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时代人民之思想精髓的凝练，它必须且必然去面对时代提出的问题，在解决或回答时代所面对的迫切问题中，从特殊性上升普遍性，凸显时代精神，使哲学“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sup>⑧</sup>换言之，哲学必须承担起“时代精神”之把握，并将其世界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7页。

②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219-220、203、203-204页。

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1页。

化,才能回归其科学本质,展现其社会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靈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sup>①</sup>“精神”作为立国立民之本,作为民族之有“一定高度”的“灵魂”,决不是一时的和普通的大众意识或社会意识。我们应该慎用“精神”一词,尊重“精神”的崇高性。“精神”虽然源自多样、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大众意识或社会意识,是这些意识的升华,但它首先需要思考:什么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什么是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什么又是这个国家和人民最迫切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或回答不仅能够开启本国人民的新发展,又能够为这个时代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提供崭新的发展“方案”,能够为人类文明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类型。哲学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不能重蹈胡塞尔批判的“历史主义”之覆辙而陷入单纯的实证主义或怀疑主义泥潭。时代精神是时代问题的解答,但不是某些局部意识或某些个别实例的简单概括,它应该具有体现整个时代并贯穿各个领域的普遍性特征。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及其发展道路根本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使中国人民迈向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现代化强国发展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sup>②</sup>。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转折期,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人类现有秩序的脆弱与缺陷,锤问着人类现有“文明”的合理性。作为中国方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新时代文明形态正在世界有序地推进中,中国的发展奇迹所孕育的“中国精神”无疑是人类现世各种精神的“精华”,我们期待中国学派、中国风格之哲学思想的到来以凝练并呈现具体中国特色的真正的当代“中国精神”。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48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8-9页。

(责任编辑:林日杖)

(上接第20页)

中和纪律,既要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又要用铁的纪律约束规范党员行为。二是妥善处理好纪律制定和纪律执行的关系。在有纪可依、不断根据执纪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制度漏洞、短板充实完善党纪党规制度体系的同时强调严格执行纪律,强化对纪律执行的监督,确保纪律“带电”“长牙”,切实发挥纪律的规范约束作用。三是妥善处理好严格执行纪律和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关系。在坚持纪律底线原则的基础上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保护干部担当作为、开拓进取、锐意创新的积极性。四是妥善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关系。坚持治标和治本有机统一,大力治标,以治标促进治本。实践中,在防止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同时避免平均用力,审时度势,在客观把握不同时期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础上科学合理设计用力方向,落实一体推进“三不”的战略方针,取得标本兼治的效果。

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永恒课题。党在百年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对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执着、对改革事业的责任、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风险考验的定力和思维转化为推进纪律建设的内生动力,不断加强纪律建设,纯洁党的队伍,净化党的肌体,增强党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增强党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打造世界上最坚强有力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责任编辑:林日杖)

###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of “Spirit” and “Spirit of the Times”

XU Dou-dou

Abstract: Philosophy should take the exploration of “spirit” as its own responsibility.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in the philosophical sense is not a simple mass consciousness or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a particular period. It is sublime. Husserl advocated that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philosophy lies in the spiritual structure, thus criticizing relativism and skepticism in philosophy, while Hegel thinks that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should have a common nature or character of the times, and Marx thinks that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is the concern of the times of the people’s real world problems. All these show that today’s Chinese philosophy should build a “Chinese spirit” that can show Chinese practice and Chinese reality.

###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Ecological Thoughts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WANG Yu-chen

Abstract: Western ecological thoughts in general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namely “ecocentrism” based on “deep green” ecological thoughts, “anthropocentrism” based on “shallow green” ecological thought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Ecological Marxism and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Ecological Thoughts. A heated debate was conducted, which was based on different theoretical basis, the nature and value standpoint and was surrounded by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ecological ontology, ecological values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controversy of their theories stems from the disputes between liberalism and Marxism,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western-centrism and non-western-centrism. The study of western ecological thoughts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from introduction, evaluation and reference to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for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Due to the reference and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western ecological thoughts, various theoretical genealog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ies have been formed. In this proces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focuses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itself. In the aspect of ecological values, it is centered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values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ecocentrism, how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and establish the values of community,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justice 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at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erms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view, it revolves around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ow to treat the essen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problems. The heat debate above shows the theoretical influence and effect of western ecological thoughts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gains and losses, theoretical nature, theoretical value standpoint of western ecological thought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is a prelud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for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that not only promotes China’s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ut also is conducive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